

溫州府志



甌乘補卷之十一

甌越野廟碑

東嘉黃 漢鶴樓纂輯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固留之不忍
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
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
夫旺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
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黜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

者則曰某卽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艷者則曰姑其居
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陞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蔭翳於上
鷓鴣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農作之眈怖之大者椎牛次者
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

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羣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既不曰適丁其時邪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暘未嘗貯於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敲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怛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亂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過

吳越錢王賁取薛待問姪孫文捷軍法文狀

溫州牒前攝文學薛文捷牒奉前件官牒家世顯官著節前朝近
因叔祖待問身仕偽吳蒙帖州禁錮差都副兵馬使籍錄家口追
取譜牒等緣上代世籍福建唐貞元元年七世祖鄉貢明經懷仁
因學北遊來此化境六世祖元長仕終桂州刺史即葬桂州五世
祖憲仕終成德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高祖歸仕終彬州司馬
墓塋並在福唐曾祖君實仕終兵部侍郎兼集賢殿學士廣明元
年持節監諸道軍當巢賊將尚讓等犯鳳翔戰沒身亡高岡祖待
聘生長京洛終國子司業自來遊宦寓居當州及父正明天祐二
年進士第擢官開平元年歸隱始通籍當州所居在城歸仁坊至
同光三年卒於家寶正元年與前母程氏合葬西山今文捷一合
家口自身年三十一祖母程氏年八十一繼母楊氏年五十一弟

文聳七歲男僕臧七女使招兒倩奴並是化境有籍人雇役在家
外老婢阿宮係開州姓氏向人義女併夫上官十八係宛胸人並
是父正明天祐三年進士文房院使日用錢幣買到在後以其年
壯合為夫婦只此今者籍錄係都兵馬使集象隣保着面同逐一
詢問簿錄悉無詐冒隱匿緣叔祖於文捷非有服親自來不曾同
居况叔祖於景福年間北遊緣起家日尚未婚娶並無見存子息
今者已蒙兵馬使取具軍法文狀伏念文捷衰冷門戶自來遊宦
止有見住居屋基三間并西山墓地二畝在城水田五畝於外不
曾有當州產業兼文捷自少入儒不能入水取魚鑿田致食惟籍
生徒供養祖母自身并閤門數口今具兵士守呼切慮生徒解散
旁無嬾親援手進食文捷自以庸質無似荷蒙提拔署職
俸食前後被恩不一輒聞冒昧陳辭伏乞哀憐察采輿議知其非

妄恃賜奏聞觸犯旌麾下情無任駭汗屏營之至牒具如前伏候
處分右奉太尉郡侯使判帖州專責隣佑抽回兵士令本官寧心
居家聽候者實正六年十二月日推忠協謀純德守政安邦定國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靜海軍節度使判軍事台明等州內外水陸
都兵馬使檢校司徒上柱國錢押

溫州聶從事雲堂集序

楊億

雲堂集者永嘉從事聶君茂先試吏括蒼日所賦詩也君雍熙三年舉進士策名乙科由一命隨牒茲郡屬仍歲大稔比户小康賦輿先期獄囚滋少盤牙悉解郡閣鮮簿領之勤燿火不驚幕府無書檄之事婉畫勿用善政已成飄飄然其於遊刃固有餘地矣於是占勝選奇尋幽鑑古名山福地必命駕以遊美景良辰乃登高而賦精驚八極智周萬物觸類有得少選成章信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也其或心將化馳意與境會聞簫韶者不知肉味逃虛空者蔑聞人聲逼鴻濛而與遊搏扶搖而上擊其探蹟也若求元珠於赤水索金簡於丹臺其得雋也如縱涸鮒於西江聘歸鴻於碣石故再歲之內所賦凡二百篇東甌山水之清麗縉雲謠俗之樸古佛刹元祠之標概訟庭官舍之形勝見於題詠之什矣一郡

人物之選一時寮佐之盛林谷高蹈之士吳楚薄遊之賢備於贈
答之作矣名邦風物之美通人吏隱之適齊氓富壽之樂居士神
明之化形於倡和之篇矣若乃國風之作騷人之辭風刺之所生
憂思之積猶防決川泄流蕩而忘返絃急柱促掩抑而不平今夫
聶君之詩恬愉優柔無有怨謗吟咏情性宣導王澤其所謂越風
騷而追二雅若西漢中和樂職之作者乎君素工於詩及載筆從
軍又得茲壤前後左右陟降俯仰皆青山白雲茂林修竹嗜欲之
物旦暮在前矧又旁睨石門謝公遊歷之所却瞻東陽隱侯賦詠
之地精爽未泯風流尚存宜乎聶君之於詩彌所感發豈二子之
風期胎合潛有攸助歟而此都之靈粹閱蓄將有散越歟不然何
其得之多也予假手是邦今年通理虞曹外郎常公將命賦民鹽
於隣郡既飲至且達聶君之命以集為賦而序是求雅意甚勤飾
讓非禮聊叙梗概以塞其請若夫詠歌嗟歎之不足識者開卷而
盡見也豈僕倦談者所能一二乎

溫如

溫州聶從事永嘉集序

楊億

河東聶君昔從事縉雲日賦詩二百篇予既序之矣及隨牒永嘉
再見閏月所得彌廣凡七百章會秩滿北歸假道敝邑又示予以
新集且徵詞焉予才非患多學素不足已嘗龜勉從命枉簡成文
運旆庖之刀一割猶可毆市人而戰再鼓必哀深病未能豈足以
辱而君之請彌篤且予之讓莫諧固不暇揚推而言但撮其梗概
而已謹按君生齊魯禮義之國被陶虞文思之化方在髫髻服膺
儒元徧討百家之言深窮六義之要以為詩者妙萬物而為言也
賦頌之作皆其緒餘耳於是收視反聽研精覃思起居飲食之際
不廢詠歌門庭藩溷之間悉施刀筆鳥獸草木之情狀風雲霜露
之變態登山涉水之怨慕游童下里之歌謠事有萬殊悉裁成於
心匠體迨三變遂脗合於天倪當其奉鄉老之書以詣貢部也袖

狂

心

詩千篇名動場屋宗伯推國士之遇異於衆人天子嘉制策之文
選為第一自是捧檄吳會改轅海嶠東甌舊壤於越遺俗庶謹
厚既卧理之有餘林嶺蔽虧實賞心之斯會其或良辰美景賓朋
宴集之盛名園別墅軒車遊覽之適公堂退食蹈泳無何之鄉王
澤及人賡載中和之什寓物必賦援筆而成與夫陳思豆其之詩
止於七步淮南離騷之傳不越食時以敏言之蓋其倫矣然君之
於詩也類解牛馬投刃皆虛譬射鵠焉捨矢如破彼唇腐齒落者
所貴乎少我取其多彼筋驚肉緩者咸謂之難我以為易獨擅一
源之利不見異物而選扣寂求音應之如響觸物成詠思若有神
蓋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斯之謂也矧乃酌之不竭鑽
之彌堅兩郡之間千里而遠元祠佛刹罔不標題都人士女悉已
傳誦南山之竹可畫而雅言無窮東郭之貌雖疲而逸才方騁英
詞滿於齋壤藻思泄於尾閭蓋猶夫吳王金錢徃徃有之淮陰將
兵多多益辦者已方將捧持素業奏御天子予固知採其頌聲埤
於樂府被之管絃薦於郊邱有日矣至如升金門上玉堂履赤墀
之塗登文石之陛亦將在是舉也稽古之力其可誣乎謹序

永嘉平陽陰均堤記

楊簡

天府府庠林子君雅合平陽東西金丹親仁四鄉父老而下銜哀興敬以請於州守楊簡曰四鄉農田北距大海西枕長江凡四十萬餘畝被鹹潮巨害自有江以來至於今繇水利不治歲告飢嘉定元年汪令君惠撫吾邑深慮熟計建埭八十丈陰均障海潮豬清流又造石門於山之麓以時啓閉以防漲溢給資糧佐工費又經理其旁之窪地以為社倉俟晦翁待制奏請貸平陽細民不計息遇飢歲并蠲其本君雅暨父老而下受汪令君無窮大惠今承訃巷哭路弔無以仰酬汪令君不報之德今將立石陰均刻曰令君汪公遺愛恩波使十鄉之民世世子孫毋忘君雅等深知使君好善樂義敢求親墨大書八字併專紀其事乞監四鄉同欲之請伸四鄉終身悲鬱之思某於是乎惻然為之書且記

溫州通判廳壁記

趙 夙

始余至溫於廳事之壁間欲尋記刻而觀之無有也詰諸吏吏曰昔倅廳在州解之東偏治平初郡城火官舍皆煨燼遂徙建於西隅舊聞有壁記後未建立之者余嘆曰此可磨耶於是力求姓氏官職與始至終更之歲月而參訂之由李巽而下至錢德臣凡五人則有簿書可考自巽而上至施昌言凡十有四人則得於世為胥史者之言由昌言之外則無自而推繹矣將琢石刻於左以告來者因披圖經自晉太寧之改元號永嘉郡至唐上元之二年乃易州為溫我宋因之然溫之為州旁抵甌閩最淊東之極處瀕海負山冬無祈寒夏不甚暑其地歲貢薑柑而海道是錯細民或誘於牢盆之利朝廷懼其竊鬻私販而盜訟以生多設官以為巡警又遠近良材由之取道於是漕運與諸郡之官舟實造於此故文

移牒訴比他州為繁幸而俗熙事簡四方之賓客非特有故者不
至所以燕勞稀濶得為浮屠山水之游其有志於吏隱者去此未
必不思而挾其所有以急人知者居此未必樂也况佐郡之職眎
昔為難雖無所不當問其或持偏見恃虛氣可否好惡與官長相
反則疑似猜間之說行民將無所告而事且不治惟平彼我之心
安上下之分不曲從強止而惟法是守議政之暇坦然露肺腑以
笑語咏歌於黃堂之上則與夫睚眦而訾毀者其驩感豈不相絕
也哉一郡之小可以况大余樂茲地癖足以養愚又愛其景勝足
以自放也并道吏職之概資明者擇焉

竹所記

楊萬里

永嘉吳公叔清曠簡遠望之皎然如雪山倚空落月滿屋梁也趨
然如瓊田之鶴阿閣之鸞鳳也蕭然如馭風騎氣飲沆瀣而游汗
漫也予頃識之湘中一見定交脫帽痛飲說詩論文俗士往往或
疑其異或信其真公叔不知也今年四月予來為邑於斯吳公叔
實賓贊洪府相見談湘中事予蓋老且病矣折腰走階下非其好
也公叔復呼酒以盥濯予之泥塗塵沙夜過半月在牖戶荷風颯
颯然從東湖之東度水而至公叔與予皆大醉矣公叔起曰我有
竹所子盍為我記之予曰奚而名也公叔曰子不聞乎王子猷之
不問主人徑造竹所乎予曰記之易耳雖然非公叔事也乃楊子
事也楊子將為子猷之徑造矣但未知今之主人與昔之主人何
如耳公叔大笑曰王茂宏不云乎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

屬

兩屬

忠義堂記

鄭剛中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陳公之所建也紹興丙辰端
 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公來鎮是邦既見吏民間疾苦頒條
 教約與清淨之治一日過其上顧謂僚屬曰是堂規模宏偉而創
 立命名之因無所稽考吾聞魯公唐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後
 五世流落為溫人魯公末年親書告牒其家傳寶之郡嘗為刊於
 石邇者天子官其家永嘉者二人家樂清者一人所以彰遺烈而
 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之名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遺跡流風
 之地吾今求其像繪置堂上徙其石刻列之兩旁使後人知堂名
 之有屬公等以為宜乎幕吏東陽鄭某避席改容而言曰真卿小
 邾子顏公子友之后自顏舍為晉侍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
 至有唐真卿杲卿以堂兄弟門戶並一杲卿常山之名既凜如霜

此堂之建也... 忠義堂記... 鄭剛中...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陳公之所建也紹興丙辰端
 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公來鎮是邦既見吏民間疾苦頒條
 教約與清淨之治一日過其上顧謂僚屬曰是堂規模宏偉而創
 立命名之因無所稽考吾聞魯公唐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後
 五世流落為溫人魯公末年親書告牒其家傳寶之郡嘗為刊於
 石邇者天子官其家永嘉者二人家樂清者一人所以彰遺烈而
 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之名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遺跡流風
 之地吾今求其像繪置堂上徙其石刻列之兩旁使後人知堂名
 之有屬公等以為宜乎幕吏東陽鄭某避席改容而言曰真卿小
 邾子顏公子友之后自顏舍為晉侍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
 至有唐真卿杲卿以堂兄弟門戶並一杲卿常山之名既凜如霜

雪希烈之變真卿復能振顯於後天其以忠義集一門乎嘗考魯公上世凡能盡忠於國者無不以孝行稱由是善為臣子者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後世道德不純風俗凋落臣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為難事至若魯公處死之節論者偉之而識者尤以為不足道觀其平日議論慨慷落落難合唐叟誣之李岷非之李輔國元載盧杞輩怨恨切骨而公益自信知愛君憂國而不知禍之已及此蓋能以事親者事其君故也忠義天下之大閑也偷生假息固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英聲偉烈常出於姦鐵逆鼎之旁二者惟人所自擇而已矣公為政之初暴揚茲美非但可以慰顏氏之精爽亦足以銷杞載輔國千古薰壤姦人之氣其誰曰不宜公曰衆以為宜則予為我記於石

跋永嘉劉君誌銘

真德秀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為善者勸無罰之驅而為不善者恥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儒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扞一方之患難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賓興唐辟舉士不能彙合組織為文章者往往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為此亦以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而上達者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之終身宜若不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既厚乎學者深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旨端平初元夏至前二日建安真某書以還君之孫晉明

西山文鈔

上達下者字誤衍

薛圭上書

四明聞見錄葉紹

憲聖策立寧皇雖黃屋初非堯心而天下皆謂宜立光皇當勵精之初薛公圭投北宮麗正書言頗切至蓋孝宗之意初主沂邸先皇亦屬意焉書畧曰庶之亂嫡自宮幃始夫庶之亂嫡則支之亂本之漸也而支之亂本則異姓之亂同姓之漸也異姓之亂同姓則又口口口口口口之漸也又曰陛下踐祚今既五年皇子嫡長已逾弱冠王冊之命未布而青宮之席尚虛又曰陛下不即天下之安而冒天下非常之危不守天下之常而履天下不測之變採之游言殊有驚悸採之國論曾無建明又曰祖父互疑天地幾變子孫猜防上下解體支嫡交忌臣民異心臣始聞之未敢遽信今既日久不能無惑道路之言喧傳百端中外之心憂疑萬狀燕宮聞之寧無懷貳乘輿聞之莫或改容藩邸聞之未免憂禍此何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成', '公', and '海']

事也而俾見於世此何等議也而俾聞於時陛下原注謂蓋亦自
 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為祖為父之道也原注蓋亦自
 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為子為父之道也又曰陛下曾知
 有竊議之人乎否也問之左右問之在朝蓋有君也不敢言矣問
 之主上蓋有父也不敢言矣問之太子蓋有祖也仍有父也尤不
 敢言矣為臣之言不通於君為子之言不通於父為孫之言不通
 於祖而微臣僭言之死有餘地矣如蒙聖恩特垂天聽君臣之情
 通自臣言始父子之情通自臣言始祖孫之情通自臣言始臣雖
 身首異處而忠孝獲書於史冊雖瞑目於地下將有辭以對越先
 朝十御皇帝在天之靈矣蓋紹熙五年甲寅歲所上也嘉熙壬寅
 公圭之里人陳貴明為跋其書云懶菴趙蹈中載寧廟之立實出
 水心先生之建議雖然水心之議特出於一時之危疑蹈中所載

寧廟登極之詔避下數月襄州之亂作矣特以詔至而止嗚呼孰
 知有獻策於承平無事者哉初光宗疾不能喪襄陽士人陳應祥
 陰連北方鄧州叛黨欲殺守臣張定叟用縞素代皇帝為太上執
 喪且舉哀以順北適寧皇登極之詔甫三日而至陳遂變色寢謀
 旋為其黨所詐定叟臨閱場而問之曰朝廷負爾耶太守負爾耶
 各命將士射之先誌其箭中其肝者有某賞中其心者有某賞中
 其體若股者有某賞發陳之篋惟縞中數千云先生是趙蹈中具
 載水心贊嘉邸之語數十百親筆其顛末紹翁未之見也薛君永
 嘉士人子夢桂嘗以其書藁示紹翁當時陳議者恐不止一薛然
 曲突徙薪之不賞自昔然矣

先下生字誤衍

樓
夜

白石山記

沈 紳郡守

永嘉北走百里巖曰白石者世傳十二真君升真之地吁可怪也
長圭峨峨拔地拄天勢之壯也豁衍邃深脩楹複厦其容廣也霰
霏乳滴玲瓏漂激泉高下也連山培塿海日立出駭衆觀也葩華
綉鱗霜露刻削殊四時也嘯猿唳鶴烟雲散聚朝復暮也昔予以
從事往焉其聞而見者若是巖下有徑即謝康樂行田賦詩之所
由徑而趨巖必越山脊循危磴升降盤折而後能至向之守巖者
膏䟽李少和遺事求為刻辭拒而益勤曠年不答心甚報之今假
守於州其徒造門復申前言則予莫能已也予聞至道間天子無
事有言少和築室於巖善辟穀得攝生之術召對便殿訪以治國
脩身之要竟不奪其志賜金以遂其歸自是白石之名益暴於世
好事者相踵以往往則欲忘其還蓋樂其清迥曠絕異於耳目之

所混混有發人高明之思焉予既嘉二子之謀永茲巖之傳竊又
自喜他日勒名巖石不隨世而磨滅故詳記之尚書屯田員外郎
會稽沈紳嘉祐五年九月十一日丁酉記

送林中川序

許謙

漢自蕭何以佐命為相國而曹參次之二人皆吏也故終漢世選
官多繇吏後雖設科博舉而繇吏進者未嘗廢名公卿大夫今可
指數者班班也而自郡縣吏積功致大位者尤卓然如於定國楊
震陳蕃王允寇恂馮異趙廣漢張敞輩數十人皆繇是出蓋天地
儲材以為時用視上之所好而趨之得其人皆足以輔化興治不
必較其所從來也然昔之進者雖自吏選莫不尊德問學秉義守
禮尚廉恥謹節行故有師表當時流芳千載非特操筆書牘玩法
舞文而已聖朝混一之初草文華取士之弊它科目未設選官頗
類漢法而庶人在官者皆以年勞叙遷可指日以俟進其任用之
重蓋過於漢矣故得人有為名公卿大夫亦不愧於古永嘉林君
中川久故儒家抱文學而業吏自縣若州累升至於郡未是郡居

凡
數載徧歷諸曹上官稱其能下民服其明士大夫誦其廉休日每
訪余為文字交言亶亶皆有理致賦詩則雅麗清新語政事則優
柔純熟不迫不弛可謂才矣處郡曹滿三考佩省符領州縣幕常
事爾可計日而取也以君之才宜有知者豈久拘閤常文而局縮
於此耶繇此而為大夫卿公亦豈異哉今大府循例更調天台夫
瓊臺華頂桐柏石橋皆山水清絕奇勝生平欲嘯傲其閒而夢寐
未能也君或以無官督部邑當窮極幽處融其景物寫之聲詩因
風以示使得卧而游之亦幸甚也君之行允交友能為詩者皆歌
以贈某訥於辭姑序此為別

溫州新建帝師殿碑銘并序

柳貫

榘
咸
解
郡府得建帝師殿像而祠之承國制重祠典也初西域聖師八司
馬以真智實慧具一乘之解脫究三藏之言銓東來京師為世祖
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闡揚妙義流通教法言出契機尊為帝者之
師其隆禮備物古無與比而聖師亦自以躬逢極治之朝願效師
心之學廼依竺乾聲韻制為國書新字錄本上之有詔頒行天下
且命官府符章制誥文檄悉以新字從事內而京邑外而郡國成
立字學使承學小生肄業其中至治初元天子申勅列郡大建新
廟務極崇侈以稱國家褒揚振厲之意溫州在浙江東為大府矣
於時守臣祇奉德音卜地域東華蓋山下羣工子耒材良築堅廟
成而穹殿中峙門堂翼映軒廡回旋搏土為像黃金之膚五色之
表光采流動如開眸蓋計其榘題之美壘贖之華豈止誇雄稱麗

於閩越之疆而已也自其肇建逮今元統甲戌亦越十有五年而
門闥之飾漫漶弗治長牧惻然用圖厥新重惟一代制作之盛侯
邦祀祀之隆不形象刻曷揚景鑠乃具石請詩詩曰神聖有作天
錫珍符龜呈禹畫龍負羲圖文以理顯教因象布合而成字聲諧
音具篆籀之萌子本茲滋爰歷六章下逮師宜散隸一變真行再
造紀事載言由茲有考旁行敷落異域之書亦用義類包括遺餘
史官教失六藝殘剝離方遁圓取便俗學點畫既舛魚豕日訛資
之策積其謂斯何不有神人正名百物曷究其微制為之律元運
龍興八表同天佛慧靈明示作幾先卓哉聖師生知為智以大辨
才為世利器曰是六書質之竺文諧聲一義如陶在鈞字則有母
母四十一反切而求部居秩秩參伍乘除其用無窮譬諸律本肇
自黃鐘數周則復氣至斯應何必窺璣天時式正璽符篆刻號令

發揮庠講序述日星與垂煥焉新書形諸制作元造同功誰其橐
籥聖師成能無位有名恢弘像法為世章程天子念德詔崇祠典
潔齊薦嚴徧於寓縣聲教四漸守尉所監廟享巍巍視瞻巖巖於
焉講業於焉設俎若昔夔夷祭為樂祖永嘉古郡際海為隍仙聖
所都塔廟相望有山華蓋川澄林觀乃卜新宮以承明命明命自
天承之在臣我是藩侯式宣式旬釁廟禮成佛日增煥彤戶霞舒
綉栢雲散肪流瓊城獸權金觚牖檻翬如臺門設樹宜新無敝侈
而大之責在今吏乃崇基構迺塗丹青闔闢六扉上應靈星郡僚
趨庭拜蹠興伏祀事孔陽不戒而肅燎烟所升結為香雲徧恒河
界苾苾芬芬薦此明誠為天子壽天子萬年統有九有九有承寧
四方底平像教旁沾里為化城載稽往古聿惟三重制禮考文非
聖曷頌天德作仇人文褰開聖師臨之皇猷顯哉泮水闕宮保魯

所作尚廣德心播諸詩樂豈伊教父與禘齊尊祠秩昭垂貽厥後昆
有石無辭何以警後禮官詩之用戒牧守

甌乘補卷之十二

鄭氏白雲菴記

東嘉黃 漢鶴樓纂輯

解 紳

先王姓氏宗法甚明廟祭威儀禮甚具備而喪葬自棺槨衣衾至
於卜宅兆為安厝尤甚備也余嘗疑秦漢之際因其情之近而獨
隆於墓舉廟祭之威儀姓氏之宗法反忽而不講此後之儒者所
以羣起而譏其非古歟余嘗以為本末不具而輕重倫則其有矣
以為非古而妄為失禮而過舉則後儒之論又益不足信也何也
宗法既廢而無以合支庶之分廟祭不具又無以辨昭穆之序歲
時族屬之禮或缺而喪葬宅兆至於乃因循不怪至欲舉區區之
葬祭而并之是王所以維持族屬人心者蕩然而本末俱已也可
不可哉然其根於人心發於至情終非僻儀所得而移者吾耳目

所及江南世家右族多本其始遷之祖邱隴所在為之祠庭有圭
田之宇以為合族之機庶乎於先王之典存什一於千百也樂
清鄭敏政氏自其先有諱祖常者登進士第權知青田於樂清為
愛其佳山水因徙居焉自祖常至敏政之高祖小山曾祖介卿祖
原德與友屬徙葬者十六墓皆在蓋竹山距所居五里而近有菴
其間眉山西海其扁白雲兩大字宋太史黃文節公庭堅書也菴
之前有亭焉敏政曾叔祖孝友先生神道之碑元太史黃文獻縉
卿之所作也敏政之父宗範葬於蓋竹之陽曰金山距菴三里而
近有墓田若干畝歲時祭掃因以序昭穆於菴也蓋自敏政之九
世祖常入國朝叔父貴中同知揚州府貴孝知楚麻城縣而敏政
之弟驥僉四川按察司事里俗又咸謂其先宅兆之吉蓋竹靈秀
之鍾而敏政亦自喜其族人之盛如此謂是菴不可無記也吾家

之居者望白雲之歸也如玉之溫如青之凝如雲母之重與南芝
之秀又如退夫逸士謝軒冕衣布素而休也曰吾家之出有似於
斯也其無愧於吾祖宗乎其仕者望白雲之飛也如綿之舒如絲
之不紊如神物之縷如竒峰之岸如四皓之衣冠偉如八朝而趨
佩玉瓊琚也曰吾宗之處而出者有似於斯也其無愧於祖宗乎
而菴在於變化而出與處者皆將有所顧瞻咨嗟也敏政來八京
師求余記似欲以繼夫兩太史公之刻之菴中俾鄭氏子孫有攷
也敏政之慮遠矣後之讀予文者寤寐先王之意破儒者之所惑
乎

蒙川館記

張 弼

宋之季世有蒙川先生劉散字聲伯者為太學生時劾丁大全安
置南安軍乃摘濂洛精切之語輯濂洛論語若干卷又有問梅集

蒙川集若干卷其學一以濂洛為主起而任御史為侍郎尚書言
論正大剴切足濟當時可謂不負所學者雖時之不用垂訓亦遠
矣及航海委身與陳宜中俱至羅浮病卒而家死於海可謂以身
任道非當世之苟祿偷生輩可擬也南安之東山有泉正易所謂
山下出泉蒙與其號合先生豈因之而為號耶豈其蒙在水嘉之
雁蕩別有所因耶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志亦可見矣弼遂屋
於其上題曰蒙川館以旌先生之跡勵後學之思館之前繚以垣
垣之門題曰半山亭蓋亭枕橋橫澗下自東山佳處上至寺之
花雨樓磴道盤紆正及其半秀樹奇卉泉聲鳥韻四時朝暮不可
名狀有精郭景純之術者曰館正坐山之勝處故又以此表之雖
然特以先生之正道讜言委身家以殉國不徒為濂洛之名足以
聳後學之大哀維斯世之民彝耳若山之勝殆何處而無之耶或

曰半山之名同於王安石之字將為人所嗤詆此不然嗤詆安石
正所以崇先生之道也但世之冒濂洛之名而惜其道高者非刺
下者迂愚將若為先生之辱耳然則豈為優孟而併偽孫叔敖耶
顧吾之為者真偽何如也遂書於館之壁以記之而先生之祀則
與劉安世諸公同享於寓祠矣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宋 濂 本集

龍川陳文毅公與東萊呂成公止齋陳文節公契分深厚故其所
與書牘頗多初不止此三帖而已東萊前一書蓋乾隆九年癸巳
秋所遺書中云永嘉復報士龍之訃海內遂失此人者士龍常州
守薛季宣也常州得袁溉道潔之學道潔則程門高第及師蜀隱
者薛翁而深於理學者也常州既有所傳授見諸事功灼灼可信
年僅四十以死故東萊傷之也又云朱元晦近遺其子來此讀書

頗知其日用間地步亦寬展前此傳聞多過者其子鑿字受之悔
翁之家嗣當時論悔翁者或有迫狹之譏而龍川亦甚病其細碎
故東萊謂傳聞多過將示微意以規之也後一書蓋高熙五年戊
戌冬所遺近字下有闕文當是鞏仲二字鞏仲者名豐東萊弟子
官至提轄左藏庫世稱東萊先生者也書中碌碌竊祿如昔者東
萊官祕書至是己二年十月十七日復陞為著書郎因在官所發
故兼云竊祿也又曰田間雖曰伸縮自如治生之意太逼則與俗
交涉敗人意處亦多者時龍川伏闕三上書極言社稷大計阜陵
覽之感奮出涕將以神放故事不次用之左右用事者亟來謁見
欲掠美市恩龍川不出遂踰垣而逃江竟歸且以為不得行其所
志欲有事生產作業故東萊以此諷之也止齋一書蓋紹熙二年
辛亥秋所遺書中云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者龍川以使氣過

銳結怨羣小遂游中竒禍其一則高熙十一年甲辰之春醉中大
言為盧氏子所訴就逮棘事其一則紹熙元年庚戌之冬十二月
以呂天濟之死誣其有謀又下詔獄甲辰至庚戌僅七載故云數
年也又云浙西別業稍有倫序願為擇鄰之計者龍川常言鄉里
不可居欲遷京口以便出入吳松江上故止齋用以為勸也止齋
留心於古人經制三代治法雖出於常州者為多至於宋之文獻
相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東萊疊疊為言之而學始大備考其
一時學術人材之盛而能照耀於古今者不歸之朋友講學之功
抑豈可哉然即此三帖而觀警戒飭導無所不至亦後世之所不
及歎羨之餘感慨係之矣

孚惠王靈佑廟記

明 王時中

士君子建功於世則必廟食於土禮曰夫聖王之祭禩也法施於

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比先王報功之典為甚大而士君子建功能享其祭而食於土也按靈佑廟者永嘉梯雲薛氏祀其祖唐字惠王也王福建長溪縣廉村人諱芳杜字楚之子也補闕令之姪也生於開元戊子王質性剛直英豪雄勇笑語風霜通五經初以鄉貢徵弗起浩然無進取意尋從伯父令之赴東宮官侍奉甘旨及歸田里潛德不仕人尊其德善良者朋從剛悍者馴化門多士大夫輟有謀者必質其可否爭訟者必賴其剖決公正如神人所畏服年六十有七而歿鄉民追慕立祠於廉村北岸其英靈如在太觀中歲旱邑宰歐陽大卿禱列郡祠罔効道西鄉禱王祠下不信宿而甘霖傾注正和元年辛卯宣德郎蔣璿以捕湯冠弗獲祈助於王許以是日果不踰晨而受馘於福溪之橋是年七月遂大其廟

越仲冬望落成建炎初葉濃以減月支竊弄庫殺刺史毛友直自延平而下抵福州作亂所至焚燎提刑李公單騎撫諭得解而濃過廉村刻辰東渡以晴空不雲而雨方編木為浮橋洪水遽至漂溺無數間得渡者侮擊廟鼓鼓無聲賊咸懾故自東所以往無患兵火賴神佐也王之靈功著在家乘班班可考不此而止也嘉定元年戊辰鄉人列狀陳於州乞上於朝是年代宗皇帝賜廟額靈佑肇自嘉定五年至十六年間歷誥封福應等侯迨德宗朝加封字惠王洎夫人謝氏陳氏各有差詳載祖廟碑碣至今鄉人崇祀凡時享則令其伯父侍講補闕公而祠焉貞元元年裔孫懷仁奉香火從溫之城南宗溫熙間有諱叔似者立祠於城之歸仁坊補闕祠側元至正乙酉兵燹王祠獨存旁環戍營往往污穢於是祠恆有白蛇顯應之人咸祇懼而莫敢侮焉國朝洪武甲子秋風

雨祠廢永樂癸卯冬其裔孫梗復興祠宇於僻家新巷祠成來告於予求記其事予惟王之功生能及於民者深王之靈死能著於世者顯宜乎廟食於土也今梗能舉之於廢墜之餘其尊祖之心為何如也使千載下子子孫孫知有所自莫不心王之心建王之功是亦梗所望也梗字希直距王二十六世之孫矣永樂庚辰春正月朔旦同郡生王時中謹記

漢按永嘉僻氏譜裔孫奉芳杜公香火立祠於歸仁坊唐宋二補闕祠側續端明子孫捐金立塑唐補闕節肅公宋補闕文節公并王像而致祭焉見僻從周記又譜載福安縣靈祐廟致祭號云顯祖靈祐隆福顯應普濟字惠王暨贊惠宗福助順夫人昭善廣福協順夫人謂為宋封又王伯補闕侍講節肅公暨妣張夫人父貢生僻公妣謝夫人又王子僻公伯

鸞王孫感應小王僻大公思王孫僻六公忠王孫僻七公志王孫都元帥僻十八公念則此等神銜亦所罕見雖無關於甌乘錄此一新耳目亦以徵昔日僻氏世澤靈長云
神僻元帥
今甌俗每歲上巳忠靖王迎會駕前扮一神將或謂即王孫都元帥十八公此真附會可笑然必托之僻元帥者不知始於何時殆不能盡無因也俚俗以神為戲事之不經無可考證往往如是

温州鹽運分司記

項 喬 甌東私錄

國家資鹽運以利用而產鹽饒沃之地莫多於兩浙故朝制設都運使以總理於會城又設四判官以分駐於各府其專領印篆可明徵已以後或以官非其人或以衙舍圯廢而中止判官歲奉檄

而催科者往往不暖席輒去其所部者度其勢之不能久也課程之共草草應急逋負者常十坐七八矣且詞訟之訴理追呼勢遠而難完雖商竈之病苦豪橫情隱而莫達各官職掌之初意或泯滅矣前監察御史鄔泉公深究其弊特為題請建立分司於各府奉旨俞允鄔竣事而近淮董公威代之遂檄温州府即市舶後庫舊基充拓之為二門三堂為寢室為官舍為吏皂內外房約若干楹經理不數月告成於公費出有經而官有定署由是可以從容了公家事矣公謂功成而不紀安知他日之不復為鳩居也爰命擇人紀之以示不朽某非其人也然附場而居習聞鹽課梗概又知公最深不容以不文辭公自令魏邨郭以至今日其為政大抵以虛心潔己為本以節用愛民為用至於事關綱紀以官民之所仰望者人或泥故常休利害寧廢之而不舉或舉之而不勝公則毅然直任而無疑敢當而不懼如斯館足徵也然此猶易易者耳乃若永嘉場海塘之築尤關千百年之大計非止可捍沙壇數十畝而已沿海居民數十萬資魚鹽蜃蛤以舉火其中起家進士入臺閣躋卿佐為藩臬諫垣守令者不下數十人又世聚族以長孫子非斯塘數十丈之築尋將為斯民胥為魚鼈矣二公相與首尾而力成其事某方慶斯民之樂其樂而利其利也而適有前托因併記之

烏寶傳

高明

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為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污善隨時舒卷常自云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

與

由是知名初寶之
先有錢氏者亦以
通神之術

右十八字補第二行
通神之術白下

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
 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
 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為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未
 俗也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
 悅且重為邃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勢利其富室勢
 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屨人貧祇有傾心願見終不肯
 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與往來者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
 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嘗客於弘農田氏田氏樸且
 嗇寶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遊為事實寶甚厭
 之鄰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為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
 貴清淨故也然其為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勢人無不願交
 而率皆不久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寶交自寶之術行挾

詐者往往偽為寶術以售於時後皆敗死故寶之術益尊是時崑
 崑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
 意而三人者亦願與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名
 譽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與不知咸謂
 之烏寶云異史氏論曰烏氏見於春秋本姓苑若有餘技焉烏獲
 以力顯於秦至唐承恩胤始盛迨寶而益著寶裔本褚氏而自謂
 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
 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
 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後樂齋記

方孝孺

匹夫而憂天下無位而論世事時俗以為狂而君子之所取也以
 言乎位內則公卿大夫外而牧伯守令祿豐者任崇職要者憂重

匹夫固若無與焉以言乎道吾之所受於天者異於衆人若此其遠也天豈徒以是私我哉故大而天地小而人物而我同類者或勿遂其性皆吾之任也皆我之任則皆我之所當憂也安敢以身之卑職為解乎古之人不敢以衆人待其身亦不敢以後王望其時顏回纒然布衣而自比於舜伊尹在草莽而思致其君於堯舜非為夸大之論也道當爾也夫人在平居已有仁萬物之心假之以位其功業孰禦乎故憂天下者天下之所恃以為憂者也鄙夫則不然務安其身而不恤乎人悅乎君而不顧乎後世其未得位則汲汲以求既得之則極嗜好奉養之華以為樂生民之難瘁政治之闕失若已不聞焉其心非不欲保祿位然其所務既私甚則債人之國否則自債其身固有不能免者以其自為之心太急而宴安之樂過早也苟能憂民之憂而圖利安之雖不期乎身之樂

而樂自至矣寧有危敗之禍哉余少時誦范文正公之言而慕其為人以為賢者固當如是既而觀其在仁宗時不獲大行其志以死每慨然嘆息以為仁宗近世之治主公經世之偉才猶不相遇合則世之有志如公而不值王者宜乎其多矣及游四方求當今之士而友之欲其所志如公者未始一見然後又知非惟治主之難而有志者固少也近於京師識永嘉戴君思持思持為太學生試事於外數年有司未之用者室以居縵袍蔬食困貧殆不可處思持不以為憂每語生民之故輒深思長慮如切諸身然扁其室曰後樂若慕文正公之言者余於是私愛敬焉士之不能行道者憂貧賤慕富貴之情害之也而思持獨不以此易其心其異於常人遠矣夫異常之事雖微而不廢古之義也乃記其齋以告於世焉

送少保黃公歸永嘉詩序

楊士奇

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公以病蒙恩賜歸於鄉同官卿大夫相與賦詩贈之而謂予序始公以病在告上命醫往治歷五閱月弗瘳於是作其去歸之志其交游有嘆其際亨會而遽違禁私為公惜者亦有高其當盛滿而戒止足以為公喜者士奇曰皆非也夫役志於富貴淺丈夫之事固不足以知公脫屣乎世累獨善者所為亦非所以喻公公起自諸生三十年致位三孤階一品在崇重清切之地名聞海內方將勉副重寄慰人望乃引恬山林以自高豈大臣君子之事哉公聞之曰子之勵余是已而豈余之所得已哉聖天子聰明睿智英文神武古帝王矣股肱羣臣方濟濟都俞相得於太和熙洽之朝淮雖非才何幸忝陪千載之遇顧獨寡祐而纏綿疾病歲月之久尚可以孤榮祿而不退哉

遂入疏白其情上憫而從之且命疾已復來公明日入謝賜鈔萬緡勅兵部給驛舟又明日陞辭加賜萬緡夫不強其難不舍於舊陛下仁與義兼盡矣於是在庭文武之臣皆喜以為儒者之榮而士奇獨不能感焉者太宗皇帝初臨御擢文學之臣七人侍從左右任遇甚厚公及士奇皆共焉仁宗皇帝嗣位七人者五人在無幾太子賓客豫章胡公引疾去其四人任遇益厚皇上嗣位一循祖宗之舊以任遇四人公今引疾去四人士奇犬馬齒最先又最病既不能分寸裨益當時徒塵播紳之間觀公之去其能無愧乎公今年始六十上有九十之親既歸無所累其心而日奉天倫之樂神怡氣平將復於康和必然之理也然則上之寵命公能終忘之也哉贈行詩九篇詞不一旨其同於余者三之一云

送林教諭致仕詩序

楊士奇

永嘉林士賢先生今言八十有九矣以分教邑學考績來京師書最朝廷優異之陞教諭俾致事行且有日大夫士為詩送之右春坊大學士黃公屬余引其端古之君子學而成也其未嘗一日而忘斯世故或施之政事以利天下或推之講學以淑諸人一持必為之志恆久而不息不以強壯衰弱而或有作輟也蓋曰天之所以畀我豈使自足其心而已存心之厚如此然人之所稟其聰明精力既老則衰矣雖其志篤勤弗懈而身不足以勝其事故先王有七十致事八十拜命一坐再進九十使人受之制夫人之生有不能七十八十者多矣况乎九十又足以勝事哉漢伏生年九十孝文欲召之而老不能行使掌故受經生不能正言至使其女傳言今林先生幾於伏生之年而懷惓惓之誠以勤教為盡臣職以育材為報君上耄勤不倦非存心之厚歟然清明康健馳涉川陸

二千餘年述職京師趨進拜俯威儀翼如光膺寵命歸樂其餘年非盛福哉觀其身論其心詩而送之不亦宜乎

歐乘補卷之十三

王西華先生半山藏稿序

東嘉黃

漢鶴樓纂輯

湯賓尹

富貴壽考文章功業之物類之美者人爭取之矣夫美物必有神
焉司之物忌完取忌多天之數也人之情也孤庸之子憤其獨立
爭之旦暮之間於數者偶取一焉而沉頓歲年剝刻筋力精已耗
矣遑及其餘故欲嘗易足而取於天者嘗寡開敏賢智之士饒姿
才廣方略其意氣無所不之造物之內苟有以為美者則高才先
之矣且夫開敏之士多世族焉出也貴富所自有矣宮廬服與食
飲聲色之奉宜有以過人孰非天之寵與既已飽此又侵彼焉生
人之情苟有已乎與者忘少取者忘多不讓人以贏而留鬼神以
餘所得滋多其損也滋甚夫貴官顯爵殊功偉伐高才能文章名

譽驚絕皆造物之忌也有道者之所不兼取也博物多才美詞華
剝剝今古又文章之忌也作者之所不出也蘇子瞻云楊雄好以
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夫楊氏之學亦復不淺矣露文白意淺而
出之卽子瞻亦當引心自負竒博不肯捨置千載而下猶未免為
人所窺諂才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割斯亦多取之報也郡大
夫王君刻其尊人西華先生藏集於衙齋余得以觀焉所謂若文
大要性靈發之嚴於矩尺絕無虛華蕩肆之態非代之爭工於形
似者初先生投稿於篋中曰吾無意於文何以示人夫古之論文
非能為之工乃不能不為之工而弇州之銘先生也亦曰幾不盡
秘乃有文言深於先生之意可知文矣先生連代為貴人世其學
登第四十年居官僅八歲退而老於半山故所讀書處蔬食布衣
吟誦不廢若諸生之取於世蓋多所不盡之思也郡大夫為廉吏

章恭毅公年譜序

李東陽

一介不取王氏之長此物此志爾眾之論先生也以行以文余之
論先生也以意夫意有所不盡取者君子之所以還造物而詔後
人也明萬曆庚子春季吉

年譜之作蓋出於族譜家乘碑誌表狀之餘譜乘所該勢不得以
備載傳誌雖為一人作亦舉重大而略細微孝子慈孫門生故吏
之志有不能盡者於是因年而譜之則自生平履歷至於言行勲
績罔不具錄而凡涉交與形著述亦附其下使後之讀者不待遠
詢博考而展卷開覽已得其為人紀述之書宜莫有詳焉者矣然
必其人德望之隆重功業之顯著惠澤之深厚足以關氣運繫風
俗存不虛生而沒不為徒死者乃可言譜不然則繁文縟節惡足
以為重而必用是為哉贈南京禮部尚書章恭毅公之卒也既有

狀有志有神道之碑哀輓之詩其子玄應為南京給事中時嘗自為年譜一帙以屬於予請為序比以陝西參政入朝復申前請予弗能讓也夫天將昌國家之運必有忠貞鯁亮之臣出為世用以播其勲業即不得用亦發為讜言正論使天理賴之以存人心恃之以不死名教立而命脉長其進其退天下所視以為重而况死生之際哉當景泰時顛危甫定而邦本遽搖於是有章公者以儀制郎中言復儲事坐與鍾恭愍公同通下錦衣衛獄備極考訊又與廖恭愍公莊同賜杖鍾竟死廖亦遠謫而公獨在縲絏幾死者亦數矣天順初特擢為禮部左侍郎成化中請老致仕而去方其職在一司秩不過五品開口攘臂論國家大計雖身困言屈一時天下皆知有所謂名義所謂風節以至於英祖之光復憲皇之顯紹神功聖德鏗錡炳耀於天地間而公之身及際其盛後雖遠處

茲

南國亦隱然為天下重微公輩二三人則名義風節皆未可知而天下之事去矣是豈非天之有意於國家億萬載靈長之祚而然哉觀入獄之時有董霧四塞之警屬纊之夕有小額石壞之異彼天下之人紛紛藉藉羣生而旅盡者固不得而與也故書生以志其始書卒以志其終其間履歷論議患難寵榮之故皆備書而不絕譖譖也誠不可以不作也士之披覽前史見忠臣義士起敬興慕必考其世行而求其為人况出本朝生近歲風聲義概之所動耳目之所擊者因是而求之豈不足為廉貪立懦之地哉譜之作殆非為一家計也公奏疏載國史文章著家集故譜但存其名不復錄庶他日得以互見云公諱綸字大經溫之樂清人正統己未進士玄應成化乙未進士以才行世其家少子玄會今為太僕寺主簿

天眷皇明錫以骨鯁忠貞之臣俾之用以贊治化匡社稷扶綱常隆世道於當時而餘芳遺烈足以起頑立懦於千百世之下若南京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諡恭毅章公蓋其人也公在景泰初為儀制郎中即抗疏論太平致治十六事次論禦戎次論鈔法次論幸寺次論恤民次論時政次論朝貢次論科舉最後論修德方在一司秩五品非東鈞軸當言路也五歲中疏入者八九皆國家大計言人所不能言者也其修德中言朝上皇復儲位事關王體國是尤大言人所不敢言者也疏一上舉世避之而公坐是得禍首尾困縲絏七年考訊無完膚受大杖一百瀕死者亦屢矣我英宗皇帝復辟之初首釋公是夜索公疏讀之猝不可得隨聞之內侍口誦以手擊節嘆曰好臣子明日擢公禮部右侍郎蓋簡在帝心久

矣公下獄也天大風黃沙四塞人心杌隉釋囚之日也連日陰霾至是開豁京城男婦聚觀如堵有泣下者擢官之日也中外臣僚下至衛士以及行路之人莫不舉首相賀一時骨鯁之名忠貞之節掀天揭地雷震於四方矣由是觀之公危言讜論一發雖不盡用而於治化社稷增重多矣至於殊榮大辱之加綱常世道又因之而振肅焉千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可起而懦可立豈誣也哉謂非天錫不可也惜乎公以公輔之器而沉於下僚後雖任以卿佐尋改南都未衰乞骸去矣其素所蘊蓄容有未究其用者故往往於文章焉發之平生所為詩文甚富雖一時應酬之作亦皆本性道節義該乎人倫物理不為無益之空談故雖不盾盾求中於文士詩人之槩度而精誠貫金石光焰奪星斗非有本者能如是耶竊嘗妄評公之詩如關雲長直取顏良頭於百萬軍中而障伍

有不必設焉者也豈尋常將帥敢為哉蓋詩如其文而文如其人如此公薨之二十二年冢嗣方伯立始編次成集凡二十有七卷詩文若干首刻梓以傳屬詞序其端意詞何人敢以不腆之辭辱公之文哉顧仰慕公在山斗之地非一日矣重以方伯孝思之意不可孤也敢論述其關係於天人之大者以見公所以取重於世者有在也是亦論世之意也公名綸字大經浙之樂清人有年譜奏議進思錄困志集已梓行於世矣方伯才猷茂著而有文所以濟公之美者未艾也

義則序

王慎中

永嘉項甌東先生取本朝會試及兩京十三省鄉試諸錄四書程式之義擇其文詞之美而義不說於傳注者凡數十篇評而著之凡作者之意所以然其體之所宜爾疏別闡發爛然可覩義則之

為文其言不踰數百而其首末具有定法宜無所藏其變由先生之評觀之則其正反開闔抑揚唱歎順逆周折騁控張歛其變不窮而文之情狀極矣不徒使觀者悟而知向思焉而有獲而作者亦復躍然自失能自為文而不能自言其文之為如此也噫何其精也其文如此而其義歸於不背先儒之訓解以達乎聖賢之旨而可以為治此業者之法故名其編曰義則先生之學最為明於朱氏之說而得乎孔孟之所以言者其為舉子業洗刷凡近探抉寔與宜作為程文以式後生而其所守職事與試事不相值不得用其文為程式其所自為文學者別傳之耳先生所至於職事之外輒有以教學者而黃生日煦孫生振宗實始從授此編而卒業焉二生以呈郡博士紀君博士以呈郡侯方西方公曰不當使治此業者人挾一編耶於是義則之編刻成余覽其書而序之曰射

御小藝也而秦豆甘蠅以名其身而傳後世由得其理也其視銜
轡弓矢若被服之具食飲之器而有釋於百步之正先後乎二十
四蹄之間若食飲而被服故可以閱壯老而不厭事物之萬方列
乎前而不為之變而衡勒之工苦馬之駑駿弓矢筋角筈鏃之良
惡端衰可以手揣而知目逆而辨也其語人者法也而所以能得
其理者惟精者然後得之彼所以習其徒於足目使之行乎獨木
之塗承乎牽挺之錐而駑駢不陳於側侯鵠不設於前蓋其未撫
六馬而所以馳之者已具於足未揖二耦而所以中之者已存於
目故能總駑駢而不亂當侯鵠而不失是編也亦先生之所以語
人者也是不亦題工苦駑駿之書而記良惡端衰之策耶在存乎
精者自得之耳然吾聞齊扁之為輪也行年七十而不舍椎鑿其
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非為輪也道也故其老於斲輪而不名為
藝有精於是編者既得之矣尤宜以是觀之嗚呼是椎鑿也偃師
精之以為淫巧而齊扁以為道故吾序是編既患學者之不能精
而尤患其徒精也嗚呼此不亦先生之心哉

送山西阮參政之任序

何文淵

凡人才猷之美器量之宏者隨其所用而無不可孔子所謂君子
不器是也永嘉阮公以禮天性和易學問博洽由永樂壬辰進士
擢廣東監察御史其在職也扶植善良摧折奸慝凡所巡歷之地
人罔不稱其賢能清良吏部尚書蹇公四川人未嘗輕許可往年
於京畿考察官吏賢否視公設施措置咸當人心乃稱善不已遂
擢為四川憲副特以遺惠鄉人也公之在任待人接物和氣藹然
無崖岬峭厲之色及其臨事則裁度斟酌井乎有條而無乖錯於
理時余任風紀出巡四川凡官吏以貪暴罷去不可勝計獨公與

今禮部侍郎陳公以最稱公真無孤於蹇公擇任之意哉越數年
余出永嘉詢訪民風耆老數與余言既公家食時資業甚富出仕
之後田土大半易錢以供官費而妻孥不免於飢寒所居之室不
蔽風雨余甚嘆異比又聞公自四川滿考來京屬官有饋飲食路
費者公正色却之饋者曰公昔在任則不敢以貨利瀆今公去任
奉此將以報德公曰平生不知此味發舟而去一無所受余每嘆
人之居官昧於正己者百計積聚貨財增置田園營建居室以遺
子孫乘駕車馬服用羅綺以夸鄉人然此果官之俸祿乎民之膏
血乎視公之清操介然能無頽乎廷臣議公遷擢次第余亦與論
列咸謂公宜為憲使未有員缺迺轉公叅政以俟遷擢而公遂有
山西之往或言公才德俱美宜任六卿乃復出補外藩於常情不
能無不平之抱公曰官之於內固求盡職官之於外亦求盡職使
在外能稱而在內之不稱則不若外補之無嫌也吾聞而喜之知
公求無愧所職也然今聖皇御極孜孜圖治選用老臣置諸左右
若公者豈久於外任乎公行矣吾知山西郡邑翹首景仰焉

永思堂記

薛瑄

余未二十而失怙未四十而失恃終天之思未嘗一日忘於懷是
非強然也蓋出於天性之不能已也宣德庚戌春再會永嘉陳君
廷斌於沅州詰及思親之故若出一軌又非強合也蓋出於人心
之所同然也既而陳君謂余曰吾家故有堂二親平昔之所居也
親沒而名之永思今宦遊四方回顧斯堂雖邈隔江山而思之之
切實發寤寐子幸句我一言異日倘得便歸將書之壁以勗所思
於無窮余曰君之思既得我心之同然者矣尚奚待言哉雖然人
子於其親之心嗜好聲容動作真若常在耳目而思之不忘者固

如向之所云矣至若子之一身皆親之遺體又能愈加敬慎毫髮不損百行不虧以思無忝所生而有以肖親之德侈親之名則永思之道益無不備焉陳君登臺為才御史光賁泉壤會有期日所謂顯親揚名以全所思者將不在於此乎請以是便歸之記并以自勗終天之思云

樸齋記

楊士奇

永嘉郭文通精繪事太宗皇帝嘗賜其名曰純既拜命退而名所居曰樸齋蓋樸幾於純純以德言樸以質言由樸以達純也繪事自唐虞見於經蓋備五采之施而藝之至文者也一色不雜為純在人為至誠之德聖明之意其欲約之使復於太古之無事乎三五以前絕智離巧迨夏與殷猶尚忠質至於成周而文盛焉蓋勢則然矣聖人豈不欲長用古之道哉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其意可見矣其亦如民之初生赤子之心純而無偽既長而欲動則私意日滋向之純而無偽者日喪故孔子之教亦使復其初耳純之所以名同繪事後素之旨文皇帝之心孔子之心也固欲天下皆純質之俗斯民皆誠篤之行而况左右供奉之臣哉純能欽承聖訓以名齋居其亦欲朝夕起處體諸心誠諸行不使有一息之或間一事之或戾以仰副文皇帝之心而不忝乎純其有志乎哉夫樸之為齋也必忠信以為址靜貞以為宇澹泊以為局簡約以為牖斥浮靡之玩謝矯飾之遊黜智巧之務執其誠守其一以任乎自然如是而可矣勉旃純也純為人和厚明敏自永樂初召至後擢營繕所丞上嗣大寶之初陞閣門使云洪熙元年三月記

拙菴記

包瑜

東嘉之蒲川有隱君子曰管希呂者積善家居循分好讀書善為

詩工文所居一菴古樸閒雅無雕巧之飾因自號曰拙菴予姻戚
葉原敬嘗過訪而有取焉歸以語予請為之記夫天下之事萬有
不齊智者能經之巧者能營之固非拙者所能辦也拙近乎愚君
豈愚者乎作偽曰拙君豈偽者乎謂其拙於用多非有安仁之望
也謂其拙於用長非有方叔之任也謂其拙於催科非有陽城之
政也而何以拙名者哉曷不觀諸伎乎積棊累卵可謂巧矣而危
甚焉承蜩累丸可謂能矣而勞亦多焉迭弄七劍雖幸蒙賞而終
以致戮工造戲具欲以取 而終以削階自古作奇技淫巧

豈必巧者所能辦而拙者果無能 巧不如

拙誠媚佞口聞者悅喜而謹之樞機者無與戎之患突梯卷鬻見
者稱賢而折旋蟻封者無墊溺之虞不能為桔槔則寧為抱甕不
能為機變則寧為豐碑天下之事豈有巧而不危拙而不安者哉

故高鞅之智則不如武子之愚祝鮀之佞則不如雍也之仁故夫
子謂巧言令色為不仁孟子以機變之巧為無恥蓋亦懲夫巧之
危而習夫拙之安厭夫巧之詐而樂夫拙之誠也拙其有道者乎
使天下而皆拙則政可以不施而形可以不用矣管君之拙其知
此道者乎予也言不足以悅人行不足以諧俗作官二十年守一
職而不變天下至拙者也聞君之拙是吾之儔也故喜而記之

歐乘補卷之十四

陽湖別墅後記

東嘉黃 漢鶴樓纂輯

王世貞

諸稱名山者得水則雄諸稱名園墅者得山水則益雄而園墅山水之雄尤不可兼得都會之地王侯貴人足以號集財才而苦於山水之不能兼山而巔水而涯肥遯幽貞之士樂棲焉而苦於財力之不易兼以是有兩相羨而已予之治三弁其地雖非大都會然差亦易辦而其不能兼山水則如之予不愛其財力以鑿深而壘危初若以為小兼者而終不能得其真永嘉王陽德先生昔駐節於吾州每過余弁即徙倚竟暮不忍去一日忽慨焉而歎曰仁知之樂則子庶幾哉雖然猶有待者也以不穀而幸生永嘉清華之所會又幸而有無待者在問其地則曰陽湖之別墅既而曰惜

陽

哉不穀之未究吾思也今者見子之奔而有遺憾焉謂黃彪貌其大都以屬予曰子姑為我記之乃粗述二谷之勝所自乘與谷之水分而為雄瞿郭三溪南山折之合而為暘湖因東畧之衍據湖之勝而為墅墅之中環秀峰而為堂者一叢羣卉而為軒者一承初陽沐松柏而為樓者一其大較如是而已而復設隱報先生曰曰先生試觀乎茲無待者以此而當吾奔可也我有待者然無適而非公所貌也先生唯唯尋用量移去吾州天下下璽書歸大鎮而先生不肯出向者介曹生於念而書謂予賴子之庇天錫不穀以日不穀有完力而從事茲墅以不穀而求子記語不得也以子記而求不穀墅不得也請重為子言之而墅面湖南向吹臺峰其高刺天樹石坊焉榜之曰河山會秀志大觀也坊前後松柏槐柳皆合抱中門三楹翼然署之曰暘湖別墅志吾居也入門循龍尾

道而上得堂取康樂語曰清暉堂左有閣登之而四山之色若縮帶曰紆青皆志吾外境也閣稍東數十武而得靜室曰潛光志吾內境也折而東短垣實之啟扁而呀然得荷池四畝而羸夏秋時紅白萬柄清香襲人亭半侵之曰暑香清暉之右趾得方沼畝而羸錦鱗百頭相狎且適據軒之曰知樂循軒而北得圃五畝而羸名花百十種與峰嵐紫翠相奪曰聚秀水涓涓流花間可以浮觴沿圃為渠多樹桃李曰紅雨蹊綠篠千挺半之得亭曰連漪蓋清泉自屋杪下無所不受其匯而池渟而沿流而渠若珪若碧若磬珞者皆是也至園而墅以內之事始既既出墅翼墅而門其左者曰迎晞右者曰含景其陽為長隄千尺以限湖波甃石固之桃李芙蓉相錯曰錦浪堤堤當湖中有洲焉故有臺而無橋臺亦草創而已甃而崇飾之名之曰浮碧綠堤跨石橋若渴蛟而達於洲名

之曰聯壁橋之東折而北得佛廬負小山而面湖曰寶界菴由菴
稍北得一嶺叢程覆之曰金粟嶺自冒詰曲而上數百步曰穿雲
峽出峽轉西南最高處得喬松數百株攬其杪臺之而重湖連阜
之秀一目而盡曰超覽自臺降稍北得修竹數千竿芟其中館之
曰筠阿數十步轉深而古木壽藤曲翳之曰綠沉坳轉而西流泉
之所注得方池曰滄玉沼沼水自石瀨濺而下小澗以環清暉堂
之右蜿蜒若虹曰卧虹澗度卧虹之西小橋得石臺據水而竹復
翳之西日不下湖風時來於暑益快曰清涼界稍折西北得一塢
多種古苔梅臺其最受香處曰香雪塢至塢而野以外之事始既
其坵田數十畝當野後青鳥法按之可以蒐裘其東復為嶺高峰
特秀兩山拱揖復按之可以元宮不穀且次第僦工矣子以為有
待耶無待耶子為我重記之以為奚弁若子讀而色飛左顧曹生

曹生起而曰其然某獲侍先生杖履一寓目焉憶予曩所記以先
生嘗讀書茲壑得所謂流峙者以成其德所謂潛植者以成其材
所謂風行露潤者以成其文章而後為世用今茲先生之用未盡
究歸而出其完力以朝夕於茲壑宜其兼也夫不知者以為昔無
待而今不免有待矣智者以為有待而竟無待也願先生時時坐
潛光湛然之地一芥子亦無著間舒之而方寸者吞八九雲夢而
曾不窒礙夫豈直此拳山勺水而已耶曹生曰始子為記時謂當
長有弁而以先生不得遽有暘湖為異今先生有暘湖矣子厭弁
而捐以付游者而束身於一團蕉僅斗大事固難料如此請持此
言而質之先生相與北向而大槩則子何如

太玉樓記

李維楨

華蓋山在永嘉城中道書所名容成太玉之天也王氏永嘉冠族

少叅公始治第山麓之左以傳其子觀察大叅兩公則觀察左而大叅右觀察公三子其伯為郡丞拜相國謝不受命以恩詔進朝列大夫仲叔皆光祿而郡丞有四子伯昭文為諸生高等兩光祿復各有子可十人則以左昇昭文昭文構樓讀書其子名之曰太玉而介其所親方子謙俾余為之記蓋方士家若公孫卿輩言仙人好樓居漢是以有飛廉桂觀祝釐集靈祈年延壽神明臨仙臺通天盤承露封太山禪梁父冀幸一遇而永嘉濱東海蓬萊三山金銀宮闕如或見之昭文所昭故稱洞天無亦有仙乎憑虛御風之想耶而昭文意非然也古者五等封建國以世及而士庶人田宅授受皆官主之封建法廢而公卿大夫家亦與士庶等子孫多食指繁不能盡賢則勢不能無分異教化廢風俗薄則又有好分者而以屢世同居為盛事然此未可謂常法亦未可以盡罪

今之人也古不有尋曠林之戈詠閱牆而賦角弓者乎余竊以今之分產猶昔之封建安以約束人如田有畔室有垣布帛有幅各止其所而不相覬覦侵越保世承家傳之久遠法無便於此者宋宣公不私其子吳季札不私其身而公羊胡氏猶多求焉曰君子大居正夫豈不義而二子言之是或一道也今為昭文之叔父者欣然而授之若曰是吾王氏之家督也况先君之世世承祧者也又若曰兄弟之子猶子也禮引而進之者也為昭文者欲然而有之若曰是先王父之寵子家大人之愛弟也不自有以昇者也又若曰先王父家大夫居此焉不穀不足以嗣之於不穀為侈也居讓之實而辭讓之名授者不任德而受者不以私惠歸德率是道也天下亦安往而有心競力爭之事哉安寧長久之術以方三代盛時何以尚焉余聞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故有分荆合行葦敦連理

交讓同巢共乳草木鳥獸大順咸若其為吉祥善事詎在仙遊下乎崑崙之十二瀨鄉之九柱江漢之黃鶴皆仙人樓居也令至今存何關人事未若茲樓可以訓孝弟之義明禮讓之風雖有仙跡存而不論可矣為記以詔王氏百世本支而并為適子勝且以風天下之為人父子兄弟者

繩武堂記

李維楨

下武之雅曰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夫非孝思何能繩武雅之稱祖武者省嶽原相陰陽觀流泉取厲鍛止基理則歌公劉直繩縮版揀度築削百堵皆興立應門臯門則歌古公雖薄物細故悉數不憚其煩豈不先人締造殫殫心力所當繹思無忘世守無替者哉播之金石絲竹奏之宮廟朝廷傳之耒體以代耳提面命蓋孝思所寄而繩武中一重事也永嘉王氏為烏衣

後裔其在本朝自封通政公以下纓綬相禪文行濟美與國同久卜居橫塘左大江右大羅三川前滙黃石後鎮以傳其子恭議司成二公嘉靖乙未恭議曾分為左右同門異堂而其子憲副恭政兩公與憲副公子郡丞光祿錄事公三人實生於斯嘉靖乙卯憲副公兄弟避島寇亂遷居郡城昇錄事公以橫塘宅歲久圯剝繕修若新顏其堂以繩武余藉年誼而成世講知其稱名之有以也亦以詩徵之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作棠棣之雅眷眷於兄弟和樂且孺而孔子以為父母其順乎其後據斯干南山之勝為竹苞松茂之居嘉其似續妣祖而祝其兄弟相好乃能寧處熊羆多男之祥蓋祖父視子孫一人耳而不令兄弟相尤故參商異域分崩離析等天性於路人惟不能以孝思繩武之故此王氏之有是堂也恭議公而來為兄弟者四世或分或合而兄弟無間言自仁率親

自義率祖雖數十人如一身百許年如一日在此在彼不即不離
祖父有靈見兄弟怡怡無改昔日寧不居歆乎此繩武之孝思因
堂而彌彰非因堂而始有也王氏子孫之盛非直地靈良由人和
余原名堂之意而願居是堂者益昌厥後書云惟孝友於兄弟友
而後能孝孝思而後能繩武無二道也是用為記以詔為人子孫
兄弟者有所矜式焉

刻太平經國書叙

孔天胤

唐賈公彥叙周禮廢興言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元附麗
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惟有
鄭元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頌之論
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仁此之謂也是言禮
貴明義而神化在人夫三代之法至周則稱盛備焉今觀周禮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是所謂法誠
甚盛備然自文武成康既沒治亦漸凌夷於舊當是時道未墜地
政布在方策即其變已如此迨其衰微秦悉更典造端思垂萬世
然不二世而亡漢興多襲秦故然文景之間黎民殷富海宇向風
至與成康比隆此其治蓋不專在於法假使文武為君周公為相
雖不作周禮天下其太平哉世儒好古謂不復周禮終難以語先
王之治規模宏大條理纖微然其義止以為民民生既和則法制
雖陳而非有所恃後世先不為民民既傷猶曰法未之嚴文已深
又從而繁之由茲之治雖品式盡倣周禮天下其能太平哉故治
天下審法度在明其義而神化之苟有為民之實矣而不可也若
周禮者其為民經慮詳矣永嘉鄭氏著太平經國書推言周之為
民而義益大著然余未嘗見嘉靖丙申大梁高使君初刻山西布

政司內余乃徧觀焉明年丁酉余飭兵穎上士多藻彥因出其書
託縣尹姜子時習為翻刻之與諸士同觀又明年戊戌五月而翻
刻成冀南孔天胤叙

重刊葉水心先生文集序

王直

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之
奧究道德之微故其為文足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南渡
以來作者猶眾葉水心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乎沛然蓋無所
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於當時而
見之功業不但為文而已也觀其議論謀猷本於民彝物則之常
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一切施諸政事之
間可以隆國體濟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盛行今之所見惟
其文而已豈非可惜哉其論林栗一書有功於斯道甚大特栗唱

已

繼

道學之說欲竄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先生獨上書於天子論
栗姦邪請加摧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大於是先生正直剛明
嚴於善惡之辨如是今去已遠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
黎諒字公允早得先生之文讀之固始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
全及為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
序作八百餘篇手自讎校分為二十九卷鈔梓以傳而屬直為序
於呼先生之文豈直所能知而亦豈待序而傳哉念今之仕者於
其分所當為上之人之所督責猶有不能盡其職而挂於吏議若
非其所當急則怠廢可知矣公允為此文非其所急也而知之深
好之篤勤敏足以有為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刊布之使知前
之諸公有以勝後之為士者有所視法而興起尚賢與善之意厚
矣是可嘉也故為序而道之景泰二年三月朔日

侯二谷先生集序

董傳策

昔者孔子歎才之難而顏氏子自謂既竭吾才至孟軻氏論性以不能盡其才為病蓋自孔門由求善政偃商善文學賜予善言語各局偏長未幾大道雖雍之居敬寡之孝猶不得與傳道焉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士猶以稱宗黨者為次古學為己而君子猶疾沒世不稱名名非有聞於人之謂謂名教所持以有立者蓋古今之通義文獻之與世為楷者也斯殆至道流形之妙幾得之為德而裁成之為才其立之教為名是以善務學者日孳孳罔暇逸焉雖在大聖人猶云發憤忘食好古敏以求之况其下者乎後世才德離而三五分世儒矯偏之說若以為緣心應務亡假問學傳者復清其旨至謂士可無讀古書雖文辭並屬玩物嗟乎君子博學於文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非患博學也患其徒多學而識也何也博

學
學

苦

感

者心精其義多而識者襲其辭又若猥瑣也士非患文也患其文不適用也子曰公旦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此病為才使者也非病才也且夫化機活潑人心靡惑不應即使士不讀古書孳孳務學適世用將遂繆悠水強而後為愉快于世之談理學者其意見常與文士相左余以為苟偏長技素業以言乎夫道則均焉樂清侯二谷公今諸先生中負才名者也其所著讀書記炳然大義數十大都闡發微言剖析疑義要之咸澤於道故其為文若詩雖鉤左馬之玄采選騷之雋然皆湛思淵默自運樞機其匠意謹論而醜物逼肖其旨屬其辭工其鋒淬而不露斯藝苑之矯矯者也殆可謂博雅君子矣余久服高聞靡緣晤覲比公以行部訪余成所一見歡若平生遽辱以集屬校余固謝不敏公且欲然屢誘掖之也已復移書曰方今朋交泛應靡假繩削鄙心悵悵如

貽

瞽不忘視嗟乎公所為虛衷若此其殆不為才使者與聞公少敦孝行尤雅好潔修所至咸有聲績可紀今其文適世用又若此行且竭其才當軸斷斷為時重哉如公者其非驚虛談局局於藩者流審矣會公輟轄汴藩復以書見屬而余縻繫尺伍道阻且長驟請益重虛長者教命僭傳不倫之辭誠知無當公集特有概序兼資假之抽臆就正云爾安得更從公上下其議論進聖哲之謀考皇王之畧折衷今古人才稱一快焉雖然斯特為公經世者設也余且將繆悠木疆以逃矣嘉靖甲子春二月望日

重刻會稽三賦序

陶望齡

會稽山水清淑君子之仕於斯其登高而賦多矣其傳者江左以來於唐為微之蘭亭絕唱宋龜齡三賦而已微之自言嘗行平水市中聞村校諸童所習詩皆樂天與已篇什當時所稱元和體者

也蓋至於禁省觀寺郵侯墻壁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無不道其一時流傳之廣自有篇章以來未有及之者然至於今而攷問其遺此其能識蘭亭絕唱之名者有之而亦寡矣而龜齡風俗等賦乃更流傳鬻秀之童無不上口其家傳戶習殆似元和之誦微之也夫微之見賞於當代龜不替於後來非敢謂文字之優劣意其人功德於越有醜薄與然考樂天所為狀稱微之觀察浙東下車即奏罷淡蚶之貢課人築陂塘貯水以溉苗為越水利八年而後去其功德在民不止矣龜齡擢第試民一陪幕辦戎有秘書之召未嘗三年淹也即其天語名堂民事作賦不過曰吾以其餓踣流亡之狀告諸使君焉而已不然則悲鑑湖之侵削傷和買之莫償嘆酷權之奪於有力焉而已非有馬侯堰水之功任延張霸尚賢之化也奚以使斯民久而思誦其文膾炙而不忍釋也蓋龜

齡復繩踐準伉直自致其出處本末絕無瑕疵微之峭直致稱中見廢斥乃援左貂以升驟至爰立故儒衡托諷於揮繩裴冷激言於平賊當時人情亦畧可見况乎百世以後而責遺民以謳吟思慕尚可冀乎宜乎元和才子之名為龜蒙所聳慕而竟至於不忍言也嗚呼就謂文章與人不相倚為重相來為久遠邪然則龜齡三賦殆將與會稽山水共此天壤吾又安知其所窮若夫南公解故於渭南胡君技擊於苕霅則又會稽之盛事龜齡之功臣亦將與是三賦俱稱不朽於天壤者也

張文忠公文集叙

楊鶴

永嘉張文忠公遇主甚奇成進士六年而拜相甚速旋去旋召進公賜更名賜銀印記賜游南城西苑賜手調藥賜居第書院額非宸翰則出獻皇帝御書其前後寵賚於廷臣無兩皆謂公以大禮

一事中上意而驟貴而實非也肅皇帝性好三代禮樂述作天縱顧盼廷臣鮮所當旨夫禮者文人憚以細而英雄豪傑又笑以為粗大臣之學問能粗細俱入則當顧問遇盤錯直迎刃而解耳公教授姚溪精於三禮讀書長滿以山中宰相自負一旦遇時遘會能理奪明主之心而以辯才^杜三事大夫之口衆目睽睽談笑自若即使不言大禮其議論之快心精神之透骨世誰得而抹撤之所謂豪士如玉山千人亦見萬人亦見矣初公抗議時桂公夢方公獻夫夏公霍公^言韜不過緣飾公說以就功名而舍大禮外如農蠶有議祭服有議禮器有議樂舞有議郊社之分合日月之配享孔子之易王而師易像而主諸君子能創一言否試之少司馬汰邊方之債帥裁冒濫之冗官試之總憲決大註之冤獄彈不職之屬吏試之內閣革鎮守之宦官平潞州之劇盜定大同之叛兵諸君

子更能創一言否 上禁中不時出片紙勅小黄門立索回奏非
勢切疾雷則幾難終公援筆隨答刻期奏進同官不及謀外曹不
及聞古典不及攷而分陰寸晷之間如宿構於平時咄嗟於俄頃
者宰相須用讀書人公之謂矣肅皇帝由藩服入繼大統此君之
變局也公以一書生抵京而取相印若寄又相之變局也君相之
局變則朝局自不覺與之俱變議論必更新制度必更始非特禮
官不能違即君且不能違也非特君不能違即天且不能違也時
也亦勢也易卦革之後繼之以鼎鼎之後繼之以震當鼎革震動
之初老臣宿儒齟齬焉孰已陳之死局或可或否以搖上心賴公
援引書史反覆迭難廷議屈相糴重而少主之威亦伸孔子得子
路而惡言不聞劉裕失穆之而謂人輕我肅皇帝不倚公誰倚哉
說者謂公一言取相類范曄公孫宏余獨否否公孫宏當會議開

陳兩端使人主自擇不如公之強直自遂范曄入秦秦太后穰侯
得罪去而公救解昌國公張鶴齡兄弟終昭聖皇太后之世竟得
長繫者皆公力也公五十不治生產近清禁絕私交近正功成名
遂身近智而要公相業不在是鮑叔之薦管仲曰其為人也罷不
失國柄韓魏公平生以膽許人是二者惟公足以當之蓋大臣之
事君威福之并不可有是非之柄不可無後世避威福并避是非
膽不足而國柄與之俱失矣若張公者非特肅皇帝救時之宰相
抑亦萬世救時宰相之藥石也而世以議禮一事公其得公者膚
耳此公之奏議不可以不讀也萬曆甲寅孟夏既望

張文忠公世家序

李光縉

當肅皇帝踐祚之初相君張文忠公者其中興之佐而名世之臣
也人但知公議禮之合而不察其執禮之正鮮不以為近於何人

但知公取相之易而不察其居相之艱鮮不以為疑於驟夫孰知公之所以合而非向驟而非易也當是時上有欲尊崇——興獻帝后之心而公獨持其繼統非繼嗣之論在廷之臣所以收收而與公辨直以公之言弗為敬皇帝地耳非昭聖太后所以擁上意也若非主上深信其諸不誣公之說而繆公之旨及夫升祔太饗之議起向之諸臣所為公辨者或默然而無言又或靡然而慙忠而公乃深明其然以為帝而考之可帝而宗之則不可其所爭於全統半統之間疑若繼統之論相矛盾而禮實相成於帝心不無順拂雖其後竟亦不知從而當日沮於其說之正持於其執之堅且不得不少數而姑待也張昌侯之獄帝有成心矣雖延齡有殺人之罪亦有所不憚於昭聖太后之故令公而不有危言感動其間謂昭聖何謂四咨臣民罪公之言禮何公是以惓惓以昭聖之

春秋高為言寧以言觸帝之怒而終不令有殺前朝國舅之名寧以身蒙帝之譴而終不使有傷昭聖太后之心至帝出重語以曷止公竟持論不已後乃以聽悉緩諸當論者終公於太后之

世延齡得長繫不死公之力 惟有深明於大一統之義故始

終以全統之說進有所排眾紛而伸之不為向有所詆眾設而阻之不為忤又有所曲全而庇之不為私夫然後下臣民不但有以諒公之心而且怡然釋喙於公當日之議其若不為孝宗昭聖地者乃其深為孝宗昭聖地者也公為相多所興革建明帝亦多聽之以中涓鎮守之官歷二三朝所不能革公一請而收之如逐厲亂其行政不為不專受上倚毗不為不篤獨攷而不宗之請天子終忤而不合然亦公沒後所持者禮耳者謂公在難乎免矣嗟乎公所正者統所持者禮耳何知禍福何知榮辱茲其所謂名世之

臣哉天子大尊顯公賜第宅里中又為之建寶綸樓以藏御札皆
前後相臣所未有然公歸亦貧甚公子之家不踰中人產令不有
賜宅以居公廳事於旋馬何如哉公之孫二千石太衡君輯公行
事自國史傳而下以及墓銘傳記之屬彙為一篇名曰世家按史
帝王稱紀將相文臣稱世家公中興賢相也故以世家稱焉光緒
入甌太衡君命使序之因僭附於卷後



溫州府

溫州府 函 文 館